

【编者按】这是根据吕朝晖和周雪菲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。吕朝晖,33岁,生于湖北,1991年毕业于武汉中南财经大学。现居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。周雪菲,28岁,生于四川,1995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。现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三水市妇女劳教所。

从相识、相恋到结婚,这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普通人的爱情故事。

从监禁、分离到天各一方,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念使他们在患难中与共。

一段奇缘

1991年大学毕业後,我被分配到深圳税务局工作。1995年9月考取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,来到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立大学,攻读财务硕士学位。

1988年我曾得过乙肝。96年初再次患病,吃不下饭,全身无力,後来情况日趋严重,不得不退学,并四处求医。6月的一天,在中国城附近的大华超市,看到有免费教授法轮功的传单,我就想试试。没想到不到一个月,不知不觉中,发现自己能吃饭了,以前一天吃不下一碗饭,现在一顿能吃三碗饭。以前每逢熬夜、下雨等不好天气,肝部就隐隐做痛。现在什么病状都没有了。自己心里不断暗暗叫奇。也就很自然地继续修炼下去了。

96年8月,我回到深圳税务局工作,由於业绩出色,很快被提升为副科长,成为单位最年轻的副科长级的干部。单位分房子,我分到了全国著名的模范小区—深圳莲花北住宅区。在同龄人中,我算是生活、事业都是比较成功的了。

那时很多同事都知道我得过乙肝,但他们不敢相信我炼法轮功炼好了,因为现代医学是没有治疗乙肝的办法的。大家总愿我去医院做检查,结果,30多项指标全部正常,只有两项高出正常标准,但医生说,这两项是越高越好。这一下,同事们都惊呆了。法轮功这么厉害呀!

因为亲身经历,所以一直坚持炼功。其实很简单,就是每天早晨早起一会儿,到公园里和大家一起晨炼。晚上找时间看看书,平时和一起炼功的朋友们谈谈心得。慢慢地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,叫爱好也行吧。

心的邂逅

我们的恋爱、婚姻很普通。1999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

我和我妻的故事

文/肖阳

早上,我照常到家附近的莲花区炼功点炼功,中间天气热了,就脱下外罩,抬眼时,却看见一个穿蓝色毛衣的陌生女孩站在另一边,自己比划著学炼功。我停下来,走上前去很自然地帮她纠正动作,她没有拒绝,对我笑了笑,看上去很文静、温存。不知为什么,那天回去後,我就总想起她那个笑容。每每想起她来,就觉得她是那种很知人心的好女孩,和她在一起会很幸福。

再后来,就经常在炼功点遇到她,慢慢地就认识了,我们谈自己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她说话不多,总是静静地听著,那份纯真、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

平淡的幸福

她那时25岁,毕业于甘肃省师范大学中文系,在深圳一个广告公司工作。她父母那时都还在甘肃天水。她有一个姐姐,也在深圳,比她大5岁,成了家,姐姐和姐夫有时照顾她。

虽然我在家里也是老小,但是在她面前,我总有那种要保护她的责任感。

上下班之余和周末,我们最常去的就是附近的莲花山公园,有时一起看书,交流。有时去我父母家,有时去她姐姐家,因为她不太知道如何打扮自己,我有时会拉她一起去商店给她买衣服

为了帮助贫困的失学儿童,我们俩给“希望工程”捐了三千多元钱,赞助七个在广东莲平市的小学生,并与他们建立了书信往来,所以,很多个周末,我们都是在看那些孩子们的来信,分享他们成长中的欢笑和泪水中渡过的。

我很喜欢看她给孩子们写的信。在信中,她鼓励那些孩子们珍惜机会,好好学习,娓娓动人地给他们讲中国的文化、道德,深入浅出地告诉他们“先人後己”的做人道理。

现在想起来,那是一段平淡而又幸福的日子。

风云突变

1999年7月,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我们平静、幸福的生活。铺天盖地的宣传攻

势把我们普通的炼功百姓一夜之间变成了邪教份子,法轮功从利国利民的气功修炼变成了可怕的邪教,一时间,我们发现自己突然置身於一个被隔绝的境地——周围都是报纸、电视、广播的攻击和单位领导、街坊邻居的怀疑。



我炼法轮功的情况也很快被报上了省公安厅、人事处,随之而来,单位领导不断来人找我谈话,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。我耐心地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的经过,因为我相信政府一定是不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才做出了镇压的决定。

由於单位领导对我很了解,也知道我炼法轮功的一些情况,他们都无话可说,但是出於上面的巨大压力,他们不得不停掉了我的工作。10月,我正式被迫辞掉了在深圳税务局的工作。

经朋友介绍,我们认识了蕺华通讯公司的总经理何宾,她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,还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人。因为她本人也是修炼法轮功的,理解我们的困境,就帮我在蕺华通讯公司找到一份工作。

在艰苦的环境下,我和雪菲就这样在好心朋友们的帮助下共度难关。

恶浪沉浮

镇压快一年了。我决定去北京上访。2000年6月7日,过完31岁的生日的第二天,我就去了北京的国家信访局,怀里揣著我向政府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经历的信,在信访办,讲明自己的来意後,就被当场逮捕,送往广东省驻京办事处,被关在一个不通风的地下室里面。被关的5天里,前前後後被送进来三、四十名大法弟子。

6月12日,我被送回深圳,关在南山看守所。在被关押的近两个月期间,我被强迫

劳动。

母亲在得知这一连串的消息後,精神受到很大打击。70岁的父亲在赶来看望我的途中,因焦急过虑,不慎跌倒,摔成了再生性骨折。当我在看守所看到他时,他手里已是拄著拐杖了。

父亲告诉我,雪菲急得到处找我,打听我的消息。

爱的港湾

我被放出来的时候,看到雪菲,她瘦了许多,她的眼里满是疼爱我摸著她消瘦的面颊,轻轻地说,“我们结婚吧!”她点点头。

当时我在莲花北区的房子已经被抄过一次家了,我的行踪也都被严密监视著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只是简单地通知一下双方的父母,就结婚了。为避免跟踪和逮捕,我们在市区附近租了一个15平米的民房,开始了两人共同的生活。未经世事的她,就这样在逆境中变得越来越成熟。

多少个夜晚,我们在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读著《转法轮》,互相鼓励,我们知道,“真善忍”没有错,我们相信,时间会证明这一切。真的东西,是不打折扣的,总是要有人去为之付出代价。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平凡心去拥抱真的伟大。

她还是照常给那些孩子们写信,鼓励他们。

每天早晨,她都悉心地为我把皮鞋擦干净。

每逢节假日周末,她还是记挂著打电话问候双方的父母。

连宵风雨

2000年11月,我和一个功友去昆明看望那边的功友们。回来後,打开小屋的门,不见了雪菲的踪影,我心里顿

时升起一个不祥的预感,“她出事了”。

我马上冲出家门,到处打听消息,最後得知她被关押在深圳福田区的派出所。被捕的原因是她在街上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。

後来得知,在被捕前,她用尽全力将手里剩下的所有传单撒向空中“法轮大法好!”

他们不让我见雪菲。我就托看守所的人给她送钱、送衣服、嘱咐她要保重。

在那段日子里,我一个人常常想起和她在一起短暂而又温馨的日子。

2001年1月份,我得知她被判了两年劳教,并被送到了三水妇女劳教所。

傲雪红梅

为避免再次被捕和关押,2001年2月份,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我回到了阔别5年的亚特兰大,在和平自由的环境中,我心里无时不牵挂著雪菲,和在国内所有那些为了坚持“真善忍”信仰而流离失所、被监禁的朋友们。

两年中,雪菲经历了残酷的折磨,被强迫工作、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一个犯人寸步不离地监视著、夏天被绑在烈日下暴晒,冬天被脱去衣服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、不给饭吃、摧残使她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。

一次在和她母亲通话中,我得知,雪菲在狱中还坚持写信给那几个孩子们,过年的时候,还给他们寄了五十元钱。

我心底流泪了,是啊,“真善忍”,这不就是古往今来人们上下求索的那种“至善至美”的境界吗?这是任何人间的强权暴政都打不跨、压不倒的。

我想起那首我妻最喜欢的歌“一剪梅”:

真情象草原广阔,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总有云开日出时候,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象梅花开过,冷冷冰雪不能掩没,就在最冷枝头绽放,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

是啊,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千里共婵娟

